

《大清世相》展撤展随笔

刘家平

《大清世相》展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闭幕，展期历时五个多月，观众达 7 万余人。我有幸作为赴澳撤展人员，从 5 月 21 日离京至 5 月 29 日护送藏品回国，历时 8 天。在这八天的时间里，我用眼和笔记录下了每天的点点滴滴。其中，让我感受颇深的是澳方人员对待工作真挚的感情投入、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流程以及澳方对此次展览的宣传力度。

● 全情投入的工作精神，令人感动

在抵达堪培拉的当天下午，我们不顾旅途的劳顿，作为最后一批参观者，在澳方人员的陪同下观看了即将闭幕的《大清世相》展。在观展的过程中，澳方的吴南森博士向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从展览的筹备、设计理念、布展工作的开展、展中情况以及闭展后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展区讲解过程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吴南森博士对这个展览是满怀深情的。尤其是在图书馆的大门外，南森博士感叹道：“明天，悬挂在图书馆的招贴海报条幅将会落下，在大厅的借展品（清代马车）也将归还，悬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招贴画以及富有中国民俗的各色灯笼也将撤下，明天，展厅大门的帷幔将落下，我们澳方展出团队的任务也将告一段落。”当吴南森博士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眼眶湿润、嗓音哽咽，就像在与自己的珍藏宝物告别一样。

据澳方展览团队的胡璇女士介绍，吴南森博士为此次展览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基本上每天（双休日也不例外）都会亲自为观展的人员

讲解，他会根据不同的参观人员变换讲解角度和方式，有时甚至还要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讲解。

当我们驻足在《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的电子触摸屏前浏览时，看到的是一幅幅与展品相关的精美画面。吴南森博士感慨万千：“这个电子触摸屏，从设计到实际展出，反反复复几易其稿，历时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它既要满足和照顾西方人士的观展习惯，还要展示出本次展览的主题，既要体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璀璨文明，同时还要与原图的形式、色彩等基本相同。”当我问他，这个触摸屏是否可以保留时，吴南森博士很无奈的说：“根据协议，这个也是要拆除的。但是，我们已经将这个触摸屏的设计图和设计软件设法保留了下来，可以说弥补了拆除后的缺憾。”当我们问他，通过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博士是否有兴趣设计并酝酿下一个展览时，南森博士摇头表示不想搞了。



中澳撤展人员撤展前在《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的触摸屏前以及撤展工作结束后留影

究其原因，他说“为了举办这个展览，历时将近三年，投入的精力太大了，撤展后自己在感情上一时难以平复，想休息些日子，还想再读读书、学习下新的知识。至于搞下一个展览，自己没有任何准备和想法。”没有看过这个展览的，或对这个展览没有实质性接触的人，或

对澳方布展人员的工作状态没有直接认识的，对南森博士的话，可能无法理解。但作为中澳双方展出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会对南森博士的话深有同感。

● 工作认真、流程规范

澳方展览团队为藏品撤展的顺利进行，早已提前做好撤展规划图。按照展厅的布局，对藏品内容、展柜位置等分门别类的进行编号，用不同颜色进行标识，将双方的撤展人员按颜色划分出不同的撤展负责区域。虽然参与撤展的人员不多，但大家都会按照撤展方案各负其责，工作起来真是井井有条，忙而不乱。特别是老彼得，他负责展柜、展墙的开启工作，几天来他开着升降车，手拿各种的开启工具穿梭在每个工作区域，时不时的还与大家风趣幽默一下，偶尔也会做个调皮的动作，活脱脱就像一个老顽童。



笔者和老彼得在工作中

展品下展墙、出展柜和进行第一次包装，是撤展中的重头戏，澳方人员对待此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流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当要取某一个展柜中的藏品前，他们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首先要搭好藏品出展柜后放藏品的工作台，上面铺好软的纸布并加以固定，然后将展品对应的原包装纸（盒套）放置工作台的一角，

当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再与我们进行沟通，询问这样布置是否可行？当得到肯定后的回答后，他（她）们才会同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取出藏品，放在工作台上。他（她）们首先会用 LED 手电筒对藏品的状况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进行仔细认真的检查，检查是否与布展前藏品的记录相符，直到认为没有问题，然后再请我们用相同的办法来检查藏品的状况，直到双方对藏品都表示认可后，才开始进行包装。尤其是在所有卷轴的撤出、包装过程中，澳方人员主动向我们表示他（她）们对卷轴的撤出以及包装不会操作，但他（她）们会认真的看观看我们的操作流程，同时也会非常小心谨慎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卷起、打结、包装，每当撤出~检查~包装完一件藏品时，他（她）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ok 之声不绝于耳。



中方撤展人员在清点藏品以及中澳双方代表在点交单上签字场景

当《北京内外城全图》下展墙时，澳方人员从库房取出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们，这里面装的小飞虫就是他们在展览期间日常巡检时发现的（给我们发过照片），并且几个人共同指出这个小东西当时是在《北京内外城全图》哪个位置发现的。当得知这个飞虫对此图不会造成伤害后，他们如释负重。

- 文献包装细致入微、运输过程有着极高的专业素质

虽然文献出柜、下墙以及包装是此次撤展的重头戏，但是作为文献的装箱工作同样是撤展中的关键。每一箱、每一层、每一个位置，均有详尽编号的图纸，而且为了保证装箱的万无一失，在布展时对箱子里的所有文献位置都进行了拍照。尤其是出国前的包装有时会与撤展的包装不太完全一致时，澳方人员总是先用照片和出箱的图纸仔细的进行比对，然后再用包装好的文献反复的确认，确认无误后，再请老皮特根据文献装箱的具体情况来加工箱子内的填充物，以确保文献在整个运输途中的绝对安全。在整个装箱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专人码放、标记、拍照；专人检查、验收、整理；专人封箱。专职专责，丝毫不乱。



撤展的重要环节~中澳双方撤展人员对藏品的包装精益求精

特别是在运输过程中，按照协议，由澳方委托的物流公司负责整个在澳境内的运输工作。我亲眼目睹和记录下了物流公司人员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出库→装车→物流仓库→卸车→物流仓库→装车→机场→办理出关手续→卸车→上机场托盘→再次包装→等待上机→香港转机的全部运输流程。在悉尼机场再次进行包装时，托运部的包装人员应我的要求，在包装箱的两侧用包装绳打了两个盘扣。在香港转机时，由于悉尼航班的延误，所有转机的行李都迟迟未能下仓转运，港方负责转运的人员也是焦急万分（此时距转机起飞时间还有半小

时)。正是由于我提供了咱们包装箱上的特殊标志（盘扣），港方转运人员很快找到了这个托盘，马上联系拖车转运（旅客个人行李大多都没能赶上本次航班，第二天才送到）。藏品在整个转机过程中，我们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焦急状态，当看到转运拖车载有特殊标志的藏品箱子缓缓而来并顺利进了转机的货仓后，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也一下子平复了下来。



笔者对藏品再包装及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通过护送藏品回国的整个过程，深感澳方人员对待工作的认真、专业上的高素质、乐观的态度、以及尽力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此次撤展工作的顺利、平安的完成，完全得益于中澳双方工作人员的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双方配合的相当默契。

● 铺天盖地的宣传力度，让人佩服

《大清世相》展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展出信息，我们在国内偶尔会从澳方展览团队的信息中有所耳闻，得知该展览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政要支持（新当选的澳总理、州长等都亲自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而且在展前、展中的宣传力度也是很大的（全国大城市的公交车有车身广告、大型商圈等有海报、并制作了一批小宣传册免费发放），同时也拉来了许多赞助单位：其中就有国产华为手机、香港国

泰和港龙航空（据说在飞机上也有展览宣传册和展览的宣传视频播放）、以及澳洲的一些酒店等等。

作为撤展人员，既未能亲眼目睹到展览的开幕盛况，也未曾亲身感受到此次展览铺天盖地的宣传景象，实属遗憾。但往往在遗憾的同时，真的也会有奇迹的发生。当我们在堪培拉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利用业余时间，从堪培拉到新南威尔士州参观了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在乘公交车时外面突降大雨，在等雨停的时候，公交司机（华人）主动与我们攀谈，问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没加思索的说来自堪培拉（一时忘记说来自中国）。让我们惊讶的是，司机说堪培拉的图书馆有个来自中国清代的展览，你们有否看过？答“是《大清世相》展览吗？”，司机连声说是的。我们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个展览的？他说当时（展览前）许多的公交车上（包括悉尼等大城市）就贴了《大清世相》展览的海报，可惜的是，因忙于事情，没能亲自去看。又说，这个展览要是能在悉尼举办，还会产生更大的轰动。当我们说，我们就是这个展览的中方人员后，大家纷纷投来敬重的目光。更大的惊喜来自车后座的四位姑娘，“我们有去看过，我们是今年二月来悉尼读预科，准备九月考学的。五月初到堪培拉国立大学参观时特意去看了这个展览，真的挺好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在悉尼大学图书馆看到的海报”，“洲艺术馆和图书馆都有”，“公交车也有”。于是，众人围绕着展览交谈甚欢。此时此刻，我们唯一的遗憾，在不经意间被弥补了。

试想，如果没有如此的宣传力度，单凭堪培拉这个人烟稀少、打

听道都找不到人，绰号“堪村”的城市，绝对是难以达到如此观展规模的。瞬间，又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澳方展览团队对这个展览的依依不舍之情。

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联办的《大清世相》展从筹备到正式展出，历时三年，近七万余人次的观众参观，在中澳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双方展览团队的精益求精的合作下，外加各种媒体上的报道，赞助商的合作，更有各个行业的宣传，还有澳洲政府和政要的支持，《大清世相》展览，完美。